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6819

10位ISBN编号：7535426816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忠实

页数：5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 作者简介

陈忠实,一个厚积薄发的作者,1993年以长篇小说《白鹿原》一举成名,该作品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

1942年6月生,西安市东郊灞桥区人。

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写散文。

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五卷。

《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

现任陕西省作协主席。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书籍目录

康家小院 梆子老太 十八岁的哥哥 蓝袍先生 夭折四妹子 最后一次收获 初夏

## &lt;&lt;陈忠实小说自选集&gt;&gt;

## 章节摘录

冷先生的义气相助，使嘉轩深受感动又心生埋怨。

白嘉轩谋的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用的是先退后进的韬略；深重义气的冷大哥尚不知底里，又不便道明。

他仍然委婉地说：“先生哥，借下总是要还的。

按我目下的家景运气，你敢给我我还不不敢拿哩！万一娶下女人再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我爸在世时不止一百回给我说过，咱两家是义交而不是利交，义交才能世交。

万一我穷败破产还不了账咋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嘉轩诚恳的话把义气的冷先生说得改变初衷，唉叹一声终于答应了去找鹿子霖串说，又郑重声明仅此一回，以后要是再卖家业就不要来找他，他不忍心经办这号伤心的事。

这件事冷先生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

河川地是一年两季收成的金盆盆，鹿家近几年运道昌顺，早就谋划着扩大地产却苦于不能如愿，那些被厄运击倒的人宁可拉枣棍子出门讨饭也不卖地，偶尔有忍痛割爱卖地的大都是出卖原坡旱地，实在有拉不开栓的人咬牙卖掉水地，也不过是三分八厘，意思不大。

冷先生出于礼仪的考虑，亲自走进了鹿家的院子。

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一听白家要卖二亩水地，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着神瞅着冷先生的冷面孔，才确信此人说话无诈无欺，脑袋一扬却说：“秉德兄弟虽不在世了，我咋能去置他的地哩！嘉轩侄儿这几年运气不顺，实在不行了来给我说一声。

你给嘉轩把我的话捎过去，钱呀粮食呀要是急着用，从我这儿拿，地是千万不敢卖。

”鹿泰恒完全是一位善良而又义气的长辈的亲柔心怀。

冷先生就再三解释嘉轩卖地的动因，而且用自己要借钱给嘉轩的事来作证。

鹿泰恒仍然是凛然不为所动的神色：“嘉轩侄儿即当真心卖地，我也不能买。

咋哩？让人说我乘人危难拾掇合茬便宜哩！我怎么对得住走了的秉德兄弟哩！嘉轩侄儿要卖水地我挡不住，可我不能买，让他卖给旁人去。

”冷先生笑着说：“好我的大叔哩！白鹿村小家小户谁能一次置起二亩水地？你心里甭含糊，其实你买下这地是给侄儿嘉轩解危救急哩！你就不要再顾虑什么了。

”到此，鹿泰恒心里完全踏实下来，初听到这个喜讯时的惊喜已经变成可靠无误的真实，他的心情随之也就平缓下来。

经过这一番交谈，既排除了乘人危难掠夺家产的坏名声，又考实了嘉轩卖地属于真实而不会中途变卦，至于说让旁人去买的话那是料就白鹿村论实力非他莫属。

鹿泰恒做出莫可奈何的口吻说：“既是这样说，那就那么办算啦！这事嘛，你下来跟子霖去交涉好了，他和嘉轩是平辈弟兄，话好说事也好办，我一个长辈怎么和娃娃说这号话办这号事哩！再说子霖也成人了，这是给他置地哩……”冷先生指派药铺的伙计王相，到镇上的饭铺定下八个菜，又提来一瓶烧酒。

他坐在上位，让白鹿两家的主事者各坐一侧，方桌剩下的一边坐的是老秀才鹿泰和。

冷先生向来言简意赅，不见寒暄就率先举起酒盅与三位碰过一饮而尽，然后直奔主题：“事情不必再说，现在只说怎么弄，有话明说，过后不说。

”一切都按着各人预定的轨道推进，没有差错。

嘉轩摆出的自然是败家子羞愧的面孔，呷下一盅酒后，开口说：“踢卖先人业产，愧无脸面见人，咋敢争多论少？先生哥处事公正，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绝无二话。

”鹿子霖早已领得父教，严谨地把握着自己的情绪，把买地者的得意与激动彻底隐藏，表现出对于白家兄弟不幸遭遇的同情与体悯，慷慨地说：“先生哥你就看着办吧！既然俺们兄弟俩信得下你，谁日后再说二话还算人吗？你说咋弄就咋弄。

”冷先生连着喝下几杯酒，冷冷的面孔开始红润活泛起来，更见一副耿直不阿的风采：“话怕明说。

你们两家是白鹿村的大家户，二位令尊与家父都是义交。

我虽无意偏袒任何一方，但话说回来，再准的尺子也都量不准布，还要二位贤弟宽谅。

## &lt;&lt;陈忠实小说自选集&gt;&gt;

”说罢眼光锐利地瞅一瞅鹿子霖，鹿子霖以同样坚定的眼光作了回答。

冷先生再转过头瞅着白嘉轩，白嘉轩却一把捂住腮帮，似乎要哭出来，低下头去。

冷先生紧紧追问：“嘉轩似有反悔之意？如是，现在还来得及。

人说泼出去的水推倒了墙——难收难扶。

现在水还没泼墙还没倒，你说了不迟。

”嘉轩抬起头来，头上竟沁出一层细汗，说：“反悔倒不反悔，只是畏惧子孙的愤怨和乡党的耻笑。

”随之吞吞吐吐说出换地的想法来：二亩水地还是卖给鹿子霖，鹿家原坡上那二亩慢坡地转到白家，好地换劣地的差价，由鹿家付给白家。

嘉轩说出这个方案后忽地站起，手抚胸膛红着脸说：“全是为了顾一张面子呀！还望先生哥和子霖兄弟宽容。

”此话一出，毕竟是节外生枝，冷先生不大高兴地说：“既有这话，你该早说，我也好与买方早早说透。

不过现在说了也好……”说完就瞅一眼鹿子霖。

鹿子霖原以为嘉轩事到临头要反悔要变卦了，单怕到手的二亩水地又黄了，听明白了是换地，就作出豁达的气魄说：“这倒好！只要于嘉轩兄面子上好看，就那么办。

”冷先生自己当然对两厢情愿的事不再有什么话说，只是这突然的变故打乱了他事先与两方交换过的关于地价的估计，随机应变的办法很快也就形成。

“既然如此小有变故，这事也不难办。

”冷先生说，“嘉轩的水地是天字号地，子霖的慢坡地是人字号地，天字号地和人字号地的价码，按朝廷征粮的数目就可以兑换出来。

如果二位同意这个弄法儿，事情就简单不过了。

”无论白嘉轩或是鹿子霖，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

他们谁也搞不清白哪朝的哪一位皇帝开始，对白鹿原的土地按“天时地利人和”划分为六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征收交纳皇粮的数字；他们对自家每块土地所属的等级以及交纳皇粮的数目，清楚熟悉准确无误决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掌。

土地的等级是官府县衙测定的，征交皇粮的数字也是官家钦定的，无厚此薄彼之嫌，自然天公地道，俩人都接受了。

冷先生取来算盘，推给老秀才说：“你给兑换算计一下。

”老秀才噙里啪啦拨动着算盘上的珠子，连拨两遍，一亩天字号地大体可以折合四亩人字号地。

这样就推算出鹿子霖应该净给白嘉轩的银两，如果按市价折合成粮食或棉花该是多少石多少捆。

冷先生就歪过头对老秀才说：“现在该你忙活了。

”老秀才这时接过药铺伙计王相送来的砚台，开始研墨。

他被请来的职责很单纯，那就是双方把话说倒以后写买卖土地的契约。

白嘉轩和鹿三以及孝文正在锄头遍棉花，鹿子霖急匆匆跑到地头叫他回村里去敲锣，把村民召集到祠堂外的大场上，杨排长领着士兵征粮来了。

白嘉轩说：“我不敲。

”说罢转身重新回到自己锄草的棉苗垄行里，蹲下身用小铁锄锄起草来了。

鹿子霖急了就跑进棉花地，蹲在白嘉轩旁边求告：“嘉轩哥你不敢硬碰，那一杆子兵都背着快枪。

我也是给人家枪架在脖子上逼来的。

”白嘉轩仍然手不停锄：“我知道你是被逼的，田福贤也是被逼着干的。

可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

旁的粮不纳。

这个锣我不敲。

”鹿子霖回村子里去了。

田福贤接着跑来了，大声憋气地说：“嘉轩你咋瓜咧？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杆子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原，杀人连眼都不眨。

你是个明白人咋能硬顶硬碰自己吃亏？”白嘉轩说：“亏心事不能做，没道理的锣不能敲。

## &lt;&lt;陈忠实小说自选集&gt;&gt;

就这话。

”正说着，鹿子霖领着杨排长和三四个士兵走到棉花地里来了。

杨排长问：“你是白鹿村的官人？叫白嘉轩是不是？”白嘉轩手里提着小锄，点点头。

杨排长说：“回去敲锣，召集人到祠堂门口。

”白嘉轩说：“村民的粮食我不管，这锣我不能敲。

你们谁要敲谁去取锣。

”白嘉轩从甲里摸出一个黄铜钩圈的钥匙，递给杨排长。

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把白嘉轩的手拨开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

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

”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鹿三劝嘉轩。

儿子孝文也劝。

鹿子霖也劝。

田福贤陪着笑脸劝杨排长息怒。

鹿子霖鹿三和孝文推着拉着白嘉轩回村里去了。

杨排长和他的士兵跟着。

白嘉轩敲了锣。

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

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那样太麻烦。

说罢就让村民观赏射击表演。

士兵们把从村巷和农产院子里捉来的二三十只公鸡和母鸡倒吊在树杈上，那三十来个士兵站成一排，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

杨排长首先举起缀着红绸带儿的盒子枪，“叭”地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爆豆似的密集的枪声、士兵们的乌黑的枪管口儿冒着蓝烟，槐树下腾起一片红色的血雨肉霏，扬起漫空五彩缤纷的鸡毛。

没有死下的鸡嘎嘎垂死哀鸣，鲜血从鸡的硬喙上滴流下来，曲曲拐拐在地上漫流，几十条蚯蚓似的血流汇集组合，槐树下变成了血红的土地，散发出强烈的热血的腥气。

祠堂门外的场地上鸦雀无声，女人们大都低垂着头，男人们木雕似的瞪着眼黑着脸，孩子压抑着的啜泣十分刺耳。

杨排长把盒子枪插到腰里的皮带上，一绺红绸在裆前舞摆。

他插枪的动作极为潇洒：“各位父老兄弟，现在回家准备粮食，三天内交齐。

”这种别开生面的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从白鹿村开头，逐村进行。

三十七名士兵按三个班分头进入不同的村庄，射杀一批吊起来的公鸡母鸡白鸡黑鸡芦花鸡杏黄鸡肉红鸡乌帽儿鸡，腾起一片血雨肉霏，扬起一片五彩缤纷的鸡毛，留下一摊血红的土地，然后宣布：一亩一斗，三天交齐。

从各个村子通向白鹿镇的官道小路上，牛拉的硬木轮车和独轮手推车全都载着装满粮食的口袋壅塞了道路，各个村子送粮的人在白鹿镇汇集，排着队往镇子西边的白鹿仓里挪动。

清朝那位有名的诗文皇帝设置的赈济灾民的义仓，在他死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空仓，现在却空前富裕起来了。

瓦顶的大仓房里倒满了黄澄澄的麦子，院子里临时用油布铺垫在地上也倒满了麦子，门外还拥着望不见尾的交粮的大车小车。

……

## &lt;&lt;陈忠实小说自选集&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到50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

为什么读了头一本小说就无法抑制，就产生了一种想把中学图书馆的小说都挨个读一遍的强烈欲望，现在想来就只能归于兴趣。

人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兴趣在小小的年纪就呈现出来，有的喜欢画画，有的精于算计，有的敏于乐感，有的巧于魔术变幻……文学只是人群中千奇百怪的兴趣中的一种。

首先是阅读直接诱发起我对文学的兴趣。

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

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识不过的。

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使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

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激动是带有本能性的。

我随即便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了；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

记得老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大篇幅的评语，得分为5+……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40年。

40年前写作那篇小说时的我，根本不会想到也无法料知今天的我的这一番模样。

平静说来，那篇小说本不是当作小说写的，更不是为了出版为了发表为了挣稿费为了什么什么，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语文老师布置的自拟选题的作文……当我今天编选这一套三卷本的小说选集的时候，无法湮灭的记忆很自然地又活跃起来，真是感慨系之。

兴趣不衰，热爱之情便不泯。

于是就想通了那些被文学这个魔鬼缠住的人之所以被监禁被流放被剃阴阳头被踢屁股历经九死而不改不悔的全部缘由。

面对在我之先的上两代经历过阴阳两界巨大痛苦的作家，我从来不敢把自己追求文学所招致的小小灾难当做灾难，更不敢把它当做某种资本去争取文学以外的价值。

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过程，一个不可跨越无计逃遁的火与冰的过程，灾难和痛苦只分深浅或者说轻重，而不是有无。

完全得意于那个过程的人是另一种形态或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

我在40年的文学历程中的灾难属于轻的一类，痛苦也属于浅的一类，但毕竟都一一经历了，于是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真切也最牢靠的关于生命和艺术的体验。

我常想，那些刚刚走出牢门结束了流放的作家，之所以还能摊开稿纸拧开钢笔，恐怕不是为了出名为了发财抑或还为了什么什么吧？我想只是兴趣。

兴趣是会转移的，不是所有人都会受一种兴趣的支配而在文学这条路上从天明走到天黑。

如果他对文学的兴趣转移了，可能转移到制造导弹保卫疆域，也可能转移到耍猴变魔术玩杂技博取观众的喝彩去了。

兴趣转移是人类的正常行为，许多人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其它领域，而且做出了卓越的创造；也有许多人的兴趣从另一样事业转移到文学上来，同样写出了辉煌篇章。

从这个最简单的本质意义上说，关于文人下海的讨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文学是个魔鬼。

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